

我们那些被偷走的青春

很多年前，我父亲，那个18岁的青年，在北风呼啸的暗夜里裹着唯一的一床被子在豆样的昏黄灯光里仰躺着，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睁着眼睛，屋顶是森林夜兽般的黑暗，纠结着蛛丝般的模糊。他想的居然和31岁的我毫无差异，总有些方面，我们是无法超越父亲的。父亲一生造了两次房子，一次是在他青春的梢头，一次是在他青春的末梢。父亲那时候精力充沛，从不像后来我的表哥们一样整天耗在台球厅里，他挖土、和泥、脱坯，凭着一己之力准备好了一切，他是个好的泥水匠。那些嗷嗷叫的小伙子们，现在有些已经过世，有些驼着背晒太阳，雨天全都打麻将，抽着劣质香烟，用力咳嗽着，我回家的时候会和我打招呼，上学的时候，从一年级开始就叫我大学生，现在应该会递根香烟给我吧。那时人们喜欢在砖顶的顶端放一条香烟，最先把砖运完的会得到那条香烟，不管是谁，小伙子们都会跳起来，先前是较着劲地来往，散烟散烟。我十多岁的时候，老屋拆掉了，中午我站在缺了屋顶的老屋里，找那些老鼠洞，下午老屋便拆掉了，于是一声轰响和一阵烟尘里。

父亲还是个好的木匠。有一年冬天，他甚至给我削了个陀螺。他做木匠活的时候喜欢抿着嘴唇，有时候我也会模仿，

他的那些工具是他的一个知青朋友送的，我只知道这个朋友叫马叔叔，全然不同于其他人，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只叫过他叔叔，这是个文明的词汇，只会和特定的人有关，我们有着自己的称谓，这些称谓核桃般坚硬无比，有着固执而隐藏的内核。在我能下地之后，父亲给我做了个小锄头，我扛起来，竟然也如小八路号手般威武。我够年纪上学的时候，给我做了个板凳，应该是小条凳，替我扛着送我去上学，我躲在父亲身后，和我们家隔的不远的老师叫我的名字，在她班上的一年里，我一直怕她，我见一个老师怕一个老师，通常是蹲上系鞋带，布鞋的话就拔鞋，极偶尔会敬个礼，兔子样逃掉。我会想事情的时候，这个时段来得很晚，大概是十多岁，和父亲商量做一些桌子和条几，他总答应，最终没做，现在也用不着了。

父亲18岁便去学做棉匠，这是他的第一副业，直到现在。棉匠就成为他的外号，不出乡的话，叫起来，大抵都是知道的，有时候碰上陌生人，他们会说：哦，棉匠的儿子。我常拿眼瞪他们一眼，原因终归不详。父亲有个师傅，有时候会去我们家，我应该不曾叫过他，他一般都是夜里来，我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这个师傅某次借了父亲钱，从此失了踪迹，后来自

己便不来。父亲还有个徒弟，我小叔，师傅父亲偶尔会骂徒弟小叔，父亲偶尔会骂我，骂我揍我的次数我记得很清楚，三次。冬天回家，我会想帮着做些活，师傅父亲总笑着说我不行，堂屋里是堆到屋顶的棉被，个个初生婴儿般柔软，新絮的棉总有着阳光的味道，也不知道师傅父亲和母亲熬了多少夜，师傅父亲有几次要收我做徒弟，让我跟他串村做棉被，也许会到山里，也许要到湖边。我对青铜的山和潏潏的湖有着天生的向往，师傅父亲的这个念头很不坚定，我做不成棉匠的遗憾断断是要怨他的。

我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离自己的青春已经越发遥远，夏日的蝉鸣样找不到踪影，冬天的野兔般寻不着痕迹。我的母亲也老了，很少说“我做小姑娘的时候”了，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经常刻意去找，这些年却经常找不到，它们藏在哪个角落？是不是老屋的墙基里？我、我弟弟，合伙偷走了我们父亲、母亲的青春。不曾打招呼。

25岁的时候，我开始想我的房子，尽管它终究会来。就在三环上吧，我们挖土、和泥、脱坯，盖一间土坯房，白天坐在门槛上让太阳晒我，晚上睁着眼睛睡觉。

我的十多岁呢，它们从来不成群出现，它们都是些孤单的孩子，我曾经养的一条鱼，游来游去，晃晃尾巴。它们有一些模糊而真切的表象，有时候是我十多岁的幻想，有时候是我十多岁打的那些架，和一次一次爬起来后身上的血，我曾尝过自己的血，苦的，有着粘液汁的稠。有时候是烟般无尽的虚空，在老家高远的蓝天里空睁一双大眼。我有三个相册，两个是得奖拿来的，十三岁前我不曾照过相，那次是小学毕业照，小伙子及小姑娘们都笑着，有的叉着腰，有的环着胸，无论如何，断断没有像弟弟班上的小姑娘们寻了月季摘来擎在手里。我凭空失掉了我的十三岁之前，我们大多只会被渐次模糊的照片收藏。

25岁时，我每天都在盼望夜的到来，其迫切大抵和想念拍黄瓜的欲望差不多，曾有一个姑娘，说要在我28岁的时候和我结婚，后来走掉了。我曾在冬天种些春天的花，等了一个冬天它们都不开，在春天种些春天的花，过了春天，便纷纷开花死掉了。

终究，我的32岁、我的33岁、我的34岁，隔着时间和空间的平方距离，取走了我的青春。

嵇叔夜

风水

——评电影《万箭穿心》

晴天小猫

《万箭穿心》的原作是方方，电影海报上打出了李银河推荐的字样，关键主演是颜丙燕。自从《爱情的牙齿》里，颜丙燕演了一个为爱执着的倔姑娘，我就喜欢上这个演员。她明明长了一张明艳的脸，在戏里却时常把牙咬得紧紧的，露出咬肌的线条。《万箭穿心》里的形象，更不入眼，是市场里常常在你眼前晃过去那种大姐。去年，《万箭穿心》本来是要上映的，结果在该上映的日期杀出了某部大片，于是再无痕迹，不知道是我关注得不够密切还是因为这部低成本无大牌的电影根本抢不到一个合理的场次。

也是，在飞黄腾达的华谊兄弟影片、气势汹汹的好莱坞大片面前，谁愿意花钱坐在影院里看一部讲中年妇女失落的一生的电影呢？

实际上，这部影片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用传统的方式、按时间顺序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婆婆妈妈们聊天的时候说的那种故事，它与你八竿子打不着，你却难免不想听这个曲折的故事，难免不为此故事伤心，难免不可怜故事的主人公。

比如这样：

“对了，我小叔子她老婆的邻居啊，就是上次给你讲的啊，本来在汉正街卖袜子那个啊！现在去做扁担了！”

“卖袜子不挺好，干吗做扁担？一个女人，又苦又累。”

“上次不跟你讲过吗，他老公跳江自杀，剩下老妈和儿子，她卖袜子那几个钱不够。”

“她老公以前不是什么厂办主任，好端端跳江？”

“本来干得好好地，结果跟一个女同

事去了旅馆，被警察捉到了，又要下岗，想不开。”

“这样啊，也不至于死啊。剩下她老婆多可怜。”

“都说风水不好，一个屋子，中间穿过去七条八条马路，那叫‘万箭穿心’！”

“这么邪啊！这种房子住不得的，不如卖了房，一家人换个地方住。”

“这么邪门的房，谁敢买，谁住不倒霉。”

故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女主人公李宝莉，每天在汉正街市场里奔波，10块钱，8块钱给人运些货物，每天的钱拿回家给婆婆，叮嘱婆婆让儿子小宝吃得好些。扁担一挑就是十年。本来长得有几分姿色的李宝莉两鬓斑白，与一同做扁担的嫂子们别无两样。小宝长大了，马上就要高考。童年时母亲泼辣不讲理，对父亲总是唠叨和骂的形象让他始终对母亲心存芥蒂，即便母亲是这样辛苦地将他养大，他也还是将父亲自杀的所有罪责归于母亲。

生活就是这样，不能简单地用黑与白、对与错来定义。比如李宝莉这个女人，影片前半部，她火爆泼辣的脾气让人觉得生气，当着大家的面说自己老公：你就是贱。或者跟自己的朋友说老公：我虽然是卖菜家的女儿，可是也比他乡下人强。自己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好，却反而瞧不起别人的出身。顶着自己老公公有外遇，绝不离婚，绝不自我反省，这种人也太多，外人一看便知这家里是怎么回事，只有当事人不听话，跟生活较着劲、死磕。所以这电影看下来总是有强烈的熟悉感，李宝莉这个女人，你我皆见过。

虽然没去过武汉，但是汉正街那样的

市场是见过的，那里卖货的人常有像李宝莉这样脾气大、爱说脏话，全部好脾气给了顾客和朋友，不能说不仗义、爱帮人，可却把一身的压力甩给家人的。市井生活将她们磨练得非常坚强，能吃苦、能付出，可是这些优点下面又藏着多少让人忍受不了的缺点。

在影片下半部，做了扁担十年的李宝莉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傲气，对生意、对儿子都多了几分低三下四，好像自己是欠了谁。所以如果上半部你觉得这女人真是活该，下半部就开始同情她甚至抹眼泪了。唯一不变的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她倒了一杯酒，对着已故丈夫的照片说：马学武，小宝有今天，我也算对得起你了。她是这么想的：当初过日子我兢兢业业、你有外遇我没有跟你离婚、你自杀我去当扁担养活你妈和你儿子，你儿子如今也出息了，我当然对得起你。然而没想到这顿饭成了断绝关系饭，他儿子终于说出心里话：当时我爸就是被你逼死的。我现在也大了，用不着你了，这个家容不下你。

当时马学武死，李宝莉的朋友就说过：你们家房子风水不好，七八条马路从中间穿过去，这叫“万箭穿心”。李宝莉说：我不信什么万箭穿心，我说是光芒万丈！就带着这份冲劲，李宝莉熬了十年。终于在觉得自己熬出头了这天，她真正体会到了万箭穿心的厉害。亲生儿子要让自己净身出户。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不能去说李宝莉这样的生活是谁对谁错。生活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揪着谁对谁错根本过不下去。

整部影片其实用一个生活在武汉的小市民家庭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撕裂感、一些无奈、一些痛苦。一个普通的市民，被卷在时代大潮里不得喘息，什么下岗、失业、独生子女、高考、养老问题都被这样一个普通女人给赶上了。她能承受吗？她必须承受。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比起拯救世界、国家安全、爱情、宗教来，他们的生活不值一提甚至令人扫兴。然而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不断接受着自己不想要的考验，不断



地磨砺着人生。李宝莉拼尽所有给孩子创造条件，希望孩子改变命运，不要再像自己这样。多少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然而回到现实，当今社会阶层已基本定型，所谓寒门出贵子越来越难。越过高考这道屏障，还有更多的比想象中更复杂的屏障等待着这些人。

影片留下了关于李宝莉一家生活的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快递业的兴起使得扁担这个行业的未来不得而知，比如净身出户的李宝莉未来的养老问题，比如儿子小宝是不是把亲妈赶出去就实现了为父亲的报仇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一部电影就能给出答案的，此片所谓“良知”和“正义感”就体现在这儿，值得你我深思。当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时候，就用“风水”来解释吧。

影片中也有让人稍微高兴的地方。李宝莉跟汉正街收保护费的建建互相需要走在一起，建建虽然是鲁莽但却比儿子小宝更知冷知热。影片结尾的镜头，李宝莉被儿子赶出家门，观影者刚刚为李宝莉的离家唏嘘不已，可好在是建建开了辆面包车等在“万箭穿心”的楼下。车没开出几米就熄火了，李宝莉下车踢了车一脚，如常骂一句：“婊子养的”，然后去推车，将车慢慢地推出天井。李宝莉的万箭穿心告一段落，小宝的万箭穿心也许才刚刚开始。不管是谁，不管怎样，生活都要继续。